



冰心奖
获奖作家
作品精选

王天宁
◎ 著

CHOUHUAR



丑花儿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丑花儿 / 王天宁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7.11

(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5480-5678-2

I. ①丑…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中国-当代

IV. ①I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2448 号

出品人: 汤华

责任编辑: 刘滢 彭珍

责任印制: 汪剑菁

装帧设计: 韩庆熙

丑花儿

CHOU HUAR

著 者 王天宁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邮 编 330025

电 话 0791-86566132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8.5

I S B N 978-7-5480-5678-2

定 价 28.00 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你追不上我了 · 001

心 墙 · 012

丑花儿 ·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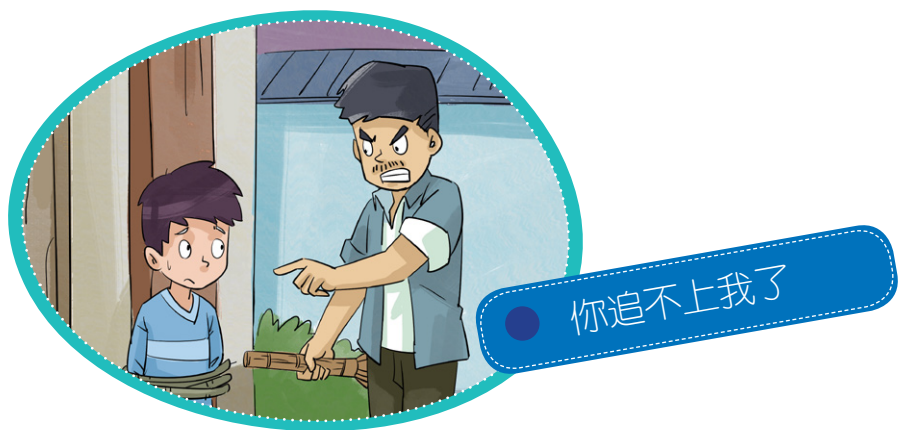
世界第一怪女孩 · 032

长 路 · 052

长河落日圆 · 066

日日夜夜 · 092

一座城 · 125



春天一到，天湿地润，细雨甫落，四月将至，鬼在墙里头转悠。

一如往年，父亲早早打点好一切，等清明，等领你入深山。祖父母的墓一年没扫，不知多厚的叶儿铺在上面沤成了泥。按照乡俗，女人家在这天不得随男人祭拜先祖。母亲和妹子在东屋阴暗的厨房里炸好了牛肉饼，熬好了凉糕。刚出锅，油星儿吱吱直冒。装筐，油渍一会儿就在覆盖的白布上透出来。

你喉头动了动，不光是馋了，你还有点不平，你想说给活人吃的还没有这般好呢。可你没敢开口，父亲粗厚的巴掌还时时威慑着哪。你发现妹子盯着布上渗出来的油发愣，不由自主地舔了舔残留在手上的糖浆。

清明那天你被迫起了个大早，天还黑着，下过雨，冷飕飕的。你好久没走夜路了。你一边哆嗦一边打哈欠，眼屎糊得眼睛睁不开。你顶想抱怨一句，在父亲低头找路的时候。越走天越亮，莽莽苍苍的枝叶布满山。汗都走下来了，父亲对你说，我领你走了这么多遍

了，你自己能寻到你爷爷奶奶那里去吗？

可不，从六岁你懂人事开始，每年清明父亲都要带你走这条路，一步一步，往返十一回了。父亲叫你走到前头，可遇到分岔你照旧作难。寻思半晌往左边拐，父亲在后边扯着你，生生把你拽到另一条路上。

他没怪罪你，可他的叹息贴着你的耳朵。

翻过山头，祖父母的坟头远远冒出尖儿来了，父亲兴高采烈地看看腕表：“你瞧，走了两小时，现在八点整。”表带儿是蓝的，表盘上似是一只被熨平的圆猫脸。这表是前些日子坐父亲滑竿的小学生们手头现金不够，拿来抵的。妹子说这是卡通表，是给城里的小孩子戴的。父亲不以为然，说管它啥表，管它给谁戴，针儿走就行。他哈哈气，把塑料表盘擦得锃亮。

烧黄表纸，噌噌的火焰撩拨着你的头发，你感觉没擦干净的眼屎都被烫化了。跪下磕响头，父亲和你一起，“砰砰砰”三个，当真磕出声音。父亲这回没哭，不像往年。他把一篮子祭品摆在祖父母的相片底下，然后坐在坟边的土地上，和他们拉家常。

他说，今年山外边修路，影响了客源，来咱们这儿旅游的越来越少，滑竿生意越来越淡，这一年家里日子紧巴巴的。

他说，小妹长大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饭顶半个爷们。这妮子，骨架大，随我，手肉厚，也随我，是干活的好手。比他哥强，他哥随他妈，吃了饭不长肉也不长心眼儿，白费了。

他说，老大去年高中毕业，在家里闲了一年。没上大学，考不上，也上不起。前门的小白去年春天从城里回来，替换下的相机，

叫老大买回来了。以后他就没日没夜地捣鼓啊，说是搞什么，摄影？咱不懂！这不，在家憋不住了，想出去闯闯，我和他娘都同意了。本来打算一开春就走，我寻思走之前不得叫他见见你二老？硬生生拖到今天。票呢，都买好了，去北京，去首都，明天就走，都说那里是艺术的天堂。咳，由他去呗，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在别人家坟边的松树上折了一枝松枝，想像小时候那样趴在杂草堆里逮只春蚰蚰。你不是有意偷听的。你听见父亲谈妹子的时候还有点不甘心，听见父亲谈你的时候，全身都僵了。

这时，父亲招呼你：“来，过来，和爷爷奶奶说说话。”

小白对你说，你是不走寻常路的。

父亲在旁听了，嘿嘿直笑，说咱们村儿里的世世代代都走那条路，外边的人进山旅游也走那条路，那就是寻常路，不走那条走哪条？背上长翅膀飞上来，啊？

你白了父亲一眼，心说懒得和你理论。

你确实有自己的生存法则：高三第一次月考，你撕了准考证，跑回家，跑到家院后面的草丛里，你在源源不断的草香和小虫的低鸣中睡着了，直到饿得受不了才醒过来，腿肚子上一圈全是被蚊子咬的疙瘩；班主任在班里统计贫困生的名单，轮到你，你说不用，我有钱。她将信将疑地看着你，你拉出抽屉，一堆脏兮兮的毛票蹦出来，你弯腰去捡，在桌子底下看见班主任的脚离开了你，两天水米未进的胃火辣辣地疼，你趴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班里的同学问你，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昂着头，说是运货的司机，神情骄傲，



好似锃光瓦亮的脑门子变成了照亮他人的太阳。

在你心里，搬弄滑竿的挑山工和运送货物的卡车司机并无二致，那些脖颈拴着大金链子或脸上挂着大黑墨镜的游客们，一爬上滑竿就躺得僵直，眼睛都不带往别处看一眼的，鼻孔里“哼哼”地出气，也不知是爬山累过头了，还是瞧见那些一步一步往山上登的游客后心里憋着什么，不吐不快。他们在滑竿上颠啊颠，很快就睡着了，死生不知。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活货从山脚运到山顶。

你全家都压在这根滑竿上了，你从来没想过父亲老了、背驼了、身体垮了怎么办。父亲黝黑的肩上有一层厚茧，他洗澡时叫你给他搓背，你觉得那就像伤口痊愈后结的痂。

高二的暑假父亲叫你试一试滑竿，不运活货，运两个西瓜总不是什么难事吧。帮衬你的是和父亲搭档多年的大爷，寻常走路都缩成一团，你看不出他哪里像干力气活的料。他偏让你在前头，说前头使劲小，说娃肩膀嫩，头一次抬，在前头在前头。

父亲也对你说，你就在前头吧。

你瞥了大爷一眼，心里不忿，想老头子等着看笑话哩。

越想看，就越叫他看着。你扛上滑竿，一往无前，赌气似的越走越快，你肯定大爷已经跟不上了，你想自己其实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父亲在旁走，父亲吆喝着给你俩喊号子，西瓜被网兜着颠啊颠，大爷的吆喝一声比一声响，你喊了半路，气熄了。再走几米，你双腿一软跪在石阶上。

大爷哈哈大笑，说这娃啊白白嫩嫩的，一看就不是干活的命。

父亲跟着笑，笑着笑着脸挂起来了。

你嘴唇哆嗦着，不知是累过了头还是心里不服。那天你不知道怎么回的家，那天以后你再也没摸过滑竿一下。

后来来山的旅客中多了一个二三百斤的大胖子，很少见胖成这样的游客。他走到半山腰就死活不肯再走，他找到父亲和大爷说，你们把我送上去吧。

父亲和大爷被他的体格吓得直摇头，可不行可不行，我们哪抬得动。

大胖子就差跪下了，求你们了，我给双倍的钱。

父亲和大爷一听，几乎没犹豫，蹲下来，叫胖子往滑竿上爬。

当晚父亲回家直叫肩疼，母亲给他上药。你躲在门后，看着父亲肩上硬生生被压出来的伤口，渗着血水，触目惊心。

当时你就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出去，不能和父亲一样地活着，山里的日子太苦了。

都说你是一副读书人的样子，你也觉得自己长了一张读书人的脸。

你甚至白过高中班里许多县城的女生。而那些和你一起长大的男孩子，他们刚一进入青春期便自有办法让自己长成一头强壮的牛犊，筋肉发达，干活下力，几乎替代了自己父亲在家中的位置。你因此好久不愿与他们一起下河洗澡，脱光衣服，形销骨立，你怕被他们说成是一副骨架。

你长了一张读书人的脸，却没怎么做读书人的事儿。初中即近

视，父亲母亲还因此感到自豪，他们哪知道你是怎么度过一个个用被子蒙住头打着手电看旧漫画书的日子的，还真以为你的眼睛是被书本毁的呢。

父亲带你去了镇上的眼镜店，你是初中班里第一个戴上近视眼镜的。

妹子那时候年纪小，她格外眼馋你鼻梁上架的这两块玻璃。当她哭闹着要的时候，父亲以一两块大白兔奶糖搪塞，说你学习出息了爹也给你买。

那时候妹子多大？八岁还是九岁？已经知道吃饭前把饭桌架好，吃饭后操把笤帚把地上的碎屑扫净。其实你不是偷懒，可每当你抄起哪件家什的时候父亲总是呵斥你，进屋学习去！

一本从地摊上淘来的漫画，被你翻掉了皮，翻得图案都被磨得看不见痕儿。你在山下的镇初中上学，两周回来一次，向来报喜不报忧，直到中考过后一切才暴露。父亲疯了一样在你的房间里翻出那本漫画和你的两份临摹作品，撕得粉碎。

而后父亲声泪俱下地对你说，全家都把宝压在你身上了，正如从前全家都被压在那根滑竿上一样。

你记得父亲上次这样哭是你刚配好眼镜不久。你动手打了欺负妹子的几个男孩子。气急败坏的家长寻上门来，父亲当着他们的面把你绑在门柱子上，笤帚上手，疯了一样死抽。母亲拦不住，妹子吓得嚤嚤直哭。直到你疼得没力气掉眼泪了父亲才罢手。

那帮家长走后，父亲搂着皱眉喊疼的你，眼泪倾泻而下，说不打你不成啊，说没钱赔人家啊。



长大后离开山里的念头从那时就已经在你心里长出了苗，那时不是因为家里穷，不是因为日子苦，而是因为父亲太无能，遇事只能靠打你解决。

当年进进你嘴里的父亲的眼泪，也实在太咸了点。

父亲坚持认为是前门小白和他的破相机耽误了你，其实你最清楚，明明是你自己耽误了自己，小白的相机只是一条渠道。

小白是去年春天回山里的，你去年夏天高考。他和你同岁，在月份上甚至还小一点儿。他初中毕了业就不再念书了，去城里打工，每月汇钱回家，山下会有人通知小白的父亲去镇上的邮局取。

第三年春天小白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他怀里漂亮扎眼的女孩子。小白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父母在餐桌上谈起这事，呸呸地骂俩孩子不害臊，年岁才多大，像吐鱼刺。同时他们告诫你，说你可不准谈恋爱，还要高考，耽搁不得。

你低头看了看自己干瘪的胸膛和细瘦的手臂，没作声。

小白大方地把他的女朋友介绍给你，说，来来，我的好兄弟和我的女朋友，一定要合影一张。

他叫你俩靠得近点，再近点，近得你都不好意思了，“咔嚓”一声，闪光灯照得眼前一阵花。

你问小白，这是相机不是？

小白说，旧东西了，回城就换。又问你，感兴趣？

你忙不迭地点头。

小白说那送你了。别别，你说，卖给我卖给我，不能白送。

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小白，除相机外，小白还送你一本摄影教材。

小白和他女朋友走的时候是五月，他对你说，好好高考，你们家就指望着你了。那时候油菜花已经开得山上山下满是了，你开始更频繁地逃课，山上山下地跑，只为用相机捕捉瞬间盛开的花瓣儿，张翅欲飞的蜜蜂。

为了不与父亲撞见，你选择的山路又陡又险，一天顶多上下一个来回。

你吸取了漫画书被撕的教训，在摄影教材外面包上书皮，课上课下都捧着它。你忘了一个月以后的高考，每天跑出去摄影。老师已经放弃了你，自然不去管你。

偶尔，你看到父亲被滑竿压得回家饭都吃不下，心里会愧疚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可是又一想，凭你现在的条件，以后想出去，大概只能靠手里的相机了。

高考出成绩那天父亲愁眉苦脸地问你今后怎么办，是在家里种地，还是接他的业抬滑竿。

你想现在什么都不担心了，便献宝一样地把旧得掉漆的相机和翻得掉页的摄影教材给父亲看。

父亲恍然大悟，哦，原来你小子不好好学习，一门心思都放在这上面了。说完脸色就有些难看。

你有些惧怕，父亲的手掌毕竟比你厚重、比你有力，你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我想搞摄影，我想出去。

父亲挑眉，去哪儿？

去北京，搞艺术的人都去北京。

母亲担心地问，娃人生地不熟的，去那儿能活？

父亲继续问，你喜欢这东西？

喜欢。

有多喜欢？

离了它不能活。

去北京能活？

能活。

哦，父亲沉吟半晌，那就去吧。

母亲和妹子都在场，一家人围着餐桌，一盘炒辣椒，四碗米饭，头顶晦暗的灯晃啊晃。父亲盯着自己的米饭“扑哧”一声笑了，想不到我竟然生了个搞艺术的娃儿。

你格外纳闷，你想父亲这样偏执顽固不开化的人，怎么三言两语就说通了，就同意你去了呢？

你看着父亲的眉、父亲的眼，父亲脸上越来越深的沟壑和一天白过一天的鬓角，一瞬间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呢？父亲老了呗。

你和父亲在祖父母的坟前坐到将近晌午，你听到肚子里咕咕的叫声了。

父亲说，咱走吧。你拍拍腓上的土，把父亲拉起来。

父亲又说，不急。他在兜子里翻啊翻，居然把你的相机捧出来。

早上他不准你带，要你专心专意给祖父母扫墓。

你有点愣，你问父亲，干啥？

父亲说，给我和你爷你奶合个影，明天你就走啦，不知道啥时候才回来，没事的时候我就看看相片，怕想你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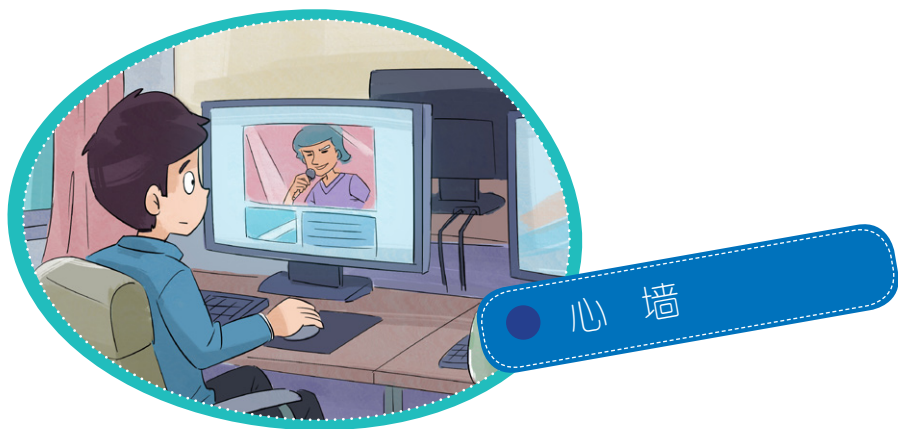
你就笑，你觉得父亲越长越小，长成了个小孩儿。

你说，近点，再近点。你在镜头里看到父亲直接坐到了两个坟中间。

我照了啊，你说。

父亲咧开嘴笑。

你按动快门，“咔嚓”，闪光灯亮，世界一片光明。



我低头看手里的杂牌 MP4，好久前下载的视频，不知第几次播放。似乎连这个小破机器都受不了乏味枯燥的工作，画面一帧一帧，不停定格——我也因此看得更清楚。他狭长的眉毛，他海蓝色的眼睛，唱到动情处嘴角细小的皱褶。他站在聚光灯下，高举双臂，迎合台下海浪般翻涌的欢呼，用稚气未脱的声音呐喊：“Yeah, I love China！”

这是 Darrel 来中国开演唱会的现场，网友小 A 用手机把全程拍摄下来，在 Darrel 论坛的视频区，招摇地标榜出“和小 D 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他碰了我的手，我的手！”小 A 在视频框下注释着，后面加了一串惊叹号。

画面有些晃动。歌迷的尖叫声，充斥着歌曲的前奏，和 Darrel 轻声说出“Thank you”之后，长长的时间。

画面又晃了几下，Darrel 看向这边，画面便晃得更厉害。

屏幕暗下来，四处归于安静。我叹声气，把播放器和耳机胡乱搅在一起，塞进裤子的口袋里。

太阳未落尽，晚霞被渲染成漫长寂静的深红色。茶楼的灯都已大开，辉煌的光芒，让木招牌上“深原茶楼”四个古香古色的字显得稀落很多。顺着茶楼周围的铁栅栏，爬着成片软趴趴的绿色藤蔓，像围墙密密包裹住茶楼，却依然能感觉到从外面倾泻进来的污浊的空气。

深原茶楼坐落在这座城市很有名的公园里。逐渐有客人进来，坐定后用小指扣桌面，招呼服务生上茶。

阿 Z 走向这边，拍拍我的肩：“愣着干吗，快招呼客人啊。”

“哦。”我应着。然后拖沓着步子给客人倒茶、上茶点。心里却不安宁，有几次走神，把茶水倒在外面，慌手慌脚地擦桌子，给客人道歉。

“我来吧，我来吧。”阿 Z 从我手里接过壶，赔着笑给客人上茶具。我束手束脚地站在一旁，用手紧捏衬衫下摆的衣角。

画面晃得很厉害。Darrel 看过来，似乎咧开嘴角，露出耀眼的白牙齿。光束被切成一段一段，投向这边，散发出丝样的质感。

周围蓦然腾起巨大的尖叫声。人群使劲向前挤。一只手出现在屏幕里，微微张着，伸向 Darrel。

我紧紧闭上眼睛。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已接近午夜。

茶楼前的喷泉已停止喷涌，大理石砌成外围，鱼儿换气时，留在水面上一个个细小的水泡。

“你有心事吗？你今天状态可不太好。”阿Z坐在喷泉旁，望着我。

“没……没有啊。”我敷衍地应付他，把目光侧过去，越过他的头顶，看向喷泉。

他揉揉头发，用发胶撑起来的造型被弄得一团糟。“八成是因为Darrel。”他轻声说，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眼前，“你啊，迷恋他到这个程度，这可不好。”

我不说话，沉默了一阵。夏末乍起的风，已有了凉意。我缩紧身体。

“开学后不常来了是吧。”阿Z转换话题，笑起来。我便跟着他一起笑，有些不知所措，望着面前的喷泉，浮在水上的月亮。

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包装完好的桂花糕，放进我手心。

“忙了一晚上，快吃吧。”

这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知了发出最后几声虚弱的喊叫，有声嘶力竭的意味，夜又归于沉寂。我带着一身汗渍回家，倒在床上，呼吸快要把我掩埋了。半梦半醒间又挣扎着爬起来，收拾明天入学要带的物品。巨大的行李箱，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衣服。我在床褥下翻出Darrel的照片，塞进钱包里。